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陈染 著

陈染  
居  
记

作家出版社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陈染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陈染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5

ISBN 978 - 7 - 5063 - 3966 - 7

I. 谁… II. 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9648 号

##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

作者: 陈 染

责任编辑: 陈 华

装帧设计: 任凌云

版式设计: 周 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30 千

印张: 16.75

插页: 2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966 - 7

定价: 2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陈染**，女，作家。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曾在北京做过大学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作家出版社。曾出版《陈染文集》（6卷），以及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谈话录等多种专著。作品在英、美、德、意、日、韩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均有出版。

# 目 录

## 我与我

- 001 感动于凋败之美 3
- 002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5
- 003 我究竟在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 7
- 004 折断的时间 11
- 005 走过 13
- 006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 20
- 007 所谓成长 23
- 008 渐行渐远 26
- 009 色调的哲学 29
- 010 能否与自己和解 32
- 011 记忆比笔墨更深远 34

## 我与物

- 012 我们的动物兄弟 37
- 013 城市的弃儿 41
- 014 狗性与人性 44
- 015 喜极而忧 52
- 016 人造花园 55
- 017 仲夏之夜，我们的星空哪儿去了 58

## 我与心

- 018 与另一个自己相遇 63
- 019 一间自己的屋子 64
- 020 哪个“我”才是我身为自己的时候 66
- 021 记忆 缅怀 老家 旧相识 68
- 022 我的挣扎与懈怠 71

- 023 享受安宁 74
- 024 被分割的我 76
- 025 所得与所失 78
- 026 我和另一个我 80
- 027 身在别处 83

### **我与生存**

- 028 我们的成熟与天真 89
- 029 “软骨”哲学 92
- 030 何为真假 95
- 031 何为输赢 98
- 032 真实的可爱 99
- 033 半场人生 100
- 034 生存的哲学 103
- 035 识人 105
- 036 现实主义者的行走 107
- 037 处事的机智 108

### **我与情感**

- 038 人间，温暖为什么这样难 111
- 039 我怎么舍得再见你呢 114
- 040 夏日里一阵细密的风来自朋友的心 118
- 041 本来我以为我不再疼痛 120
- 042 享受距离 121
- 043 消逝 123
- 044 时光一去不回头 126

### **我与城市**

- 045 我怎么舍得由外人来说你呢 131
- 046 江山如此多“焦” 135
- 047 小幽语录 139

- 048 天天“偶尔” 141
- 049 城市的蜕变 143
- 050 我们这样近，我们那样远 145
- 051 门里门外 147
- 052 “大家”是谁 149
- 053 年轮的印迹 151
- 054 贺卡潜台词 153
- 055 快餐的意味 155
- 056 平常的浪漫 157
- 057 路上的那个女人 159
- 058 一味阳光 162

### **我与游走**

- 059 你看到的是你想要看到的 167
- 060 情场咖啡厅 169
- 061 安宁的长憩 171
- 062 处处是他乡 175
- 063 聚散离别 177

### **我与家**

- 064 乐在悠游 185
- 065 寻找的生活 188
- 066 新鞋子，旧鞋子 190
- 067 安身之所 192
- 068 提前降临的“晚年生活” 196

### **我与写作**

- 069 窗子也寂寞——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201
- 070 有关博客，有关时尚 205
- 071 我的悲忧之业，我的快乐之门 207
- 072 一个作家的生活片段 209

- 073 寻常日子 213  
074 神思远游 216  
075 一些不连贯的思考 218  
076 观照内心的文字 225

### **我与读书**

- 077 她融化了她的性别 229  
078 另一类伙伴 231  
079 在书中与自己相遇 235  
080 沉默比毒药更动人 238

### **我与思**

- 081 真假孤独的人 243  
082 如此不同 243  
083 “主义”牌拖鞋在奔跑 244  
084 有知识的非知识分子 245  
085 只有爱是不够的 245  
086 我之所以不做电视 245  
087 完美与残缺 246  
088 永久或永远的基石是什么 246  
089 居尔特人 247  
090 季节的脚步 247  
091 墓志铭 247  
092 讨教 248  
093 开心小于 248  
094 光阴 249  
095 窗帘深处 250  
096 水大于鱼 250  
097 黄昏的倦 251  
098 思想银行 251  
099 如草木般清宁 252



# 我与我

总是在奔赴完一场礼节性的约会之后，在回家路上，伴随着身体里无边的空洞，找到「疲惫」这个语词的最完整的诠释——而不是在字典中。



喜欢向人引用明朝张岱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与其说是表明我的择友立场，莫如说是向人证实我自己的什么。说白了就是：我是一个有点“癖”又有点“疵”的人。

## 感动于凋败之美

一天，一个十年未见的旧友忽然来电话，他说，他看到了我在新浪博客上的一张新照片，这照片使他感慨和心酸，使他感到岁月的无情，他希望能把这张相片换掉，换成我十年前“青春靓丽”的照片。

他的电话使我想到这个话题。

在我的感觉里，青春的美的确是光洁明艳、饱满灿烂、流光溢彩的，哪怕是掺杂了情绪化或者偏执的成分，哪怕青春是愤怒的，是敌意的，它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羡慕的。但，仅仅是羡慕而已。它似一阵清朗而飘忽的风，抚在脸颊上，可一低头就不见了；如一声或清脆或低绵的呼唤，清晰地浮游而来，可一回眸就消散了，不见踪影，脆弱得转瞬即逝。

在我的审美感受中还有另外一种体验——不见得“怦然”然而的确“心动”的美，它是成熟的、内敛的甚而是沧桑的、凋败的，她的目光深澈，眼神盛满内容，眉宇间似有一种顾盼在无声倾诉，她的步履沉甸而从容，肌肤也在阅历的磨刀石上打磨过了，她的身上散发着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相混合的奇异味道，散发着由倦怠滋生出来的幸福感，由深刻的孤独演变而来的随和淡定，这综合的味道让人驻足流连，让人久不散去，甚至多年以后，在某一个怀旧伤古的初夏或者暮冬时辰，我们依然会被笼罩在一种莫名的、痛苦的想念中。

这样一种由内向外散发出来的神韵，便美得令人心痛、令人心碎了！这样的，美得有毒！

这样的，是需要闭着眼睛来看的。

如果说，青春的美是用皮肤来表达的，是用来触摸和感知的话；那么，成熟的甚而凋败的美便是从骨头里渗透出来的了，成为一种韵味，让我们感怀，让我们疼痛。除了想念，还是想念。

这也是为什么在落花流水般的岁月中，在浮光掠影的日子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依然有人牢记着那一句迷人而伤感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台词：“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华年已逝、青春不再，岁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孔和内心都雕刻了流过的痕迹。据我（现有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的体验，盛开是一种美；凋败更是一种美。而且，在华美与凄美之间，我选择后者。这种倾向由来已久。

当然，现实终归是现实，文字是靠不住的。

在我与我之间，在我与世界之间，我心依旧。



##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我所热爱的法兰西女作家尤瑟纳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学会准确估算自己与上帝的距离，是非要到四十岁不可的。

我想，理解这句话倒不一定非得四十岁。

很多时候，青春，气宇轩昂得如同一尊惊叹号；或者如同烈日下的群马，轰隆隆跑过去，留下一片弥漫而壮烈的硝烟。

很多时候，青春，知觉醒着，智慧睡着。

四十岁，你刚刚从沸腾喧哗、粗声粗气的青春大道拐向一个略显悄然、低声细语的弯角路上，你内心的“光驱”刚刚被岁月储存了丰沛的内涵。你的前方是万籁沉寂的开阔地，你如一条深潜的鱼在堤岸河水里的清澈中默想一些事情，你的思绪贯穿了你周身所有的脉络，与你的经验浑然一体。此刻，太阳已带着问候滑下屋顶，黄昏在前方依然可以把你照亮，那是你的阅历为你秉烛。你可以听到秋天沉甸甸的小风在你的眼窝或者鼻翼的凹陷处栖息流连，与你亲密地交谈；你的头上是清凉绵软的云，液体一般流动；身旁是渐次变黑的树木，自由地浅吟低唱；昆虫和鸟类们在落叶、枯草以及灌木中自得其乐地啼啭鸣啾……

安详的大自然的鼾声如同迷人的音响，初始你体味到你曾经过往的喧哗之路，不免显得稚嫩，不免显得浅薄，甚至有点荒唐，那不过是鼻子尖底下的一点繁华景致，那似乎不是目光深处的远方。你忽然觉得你的昨天已经消逝得如此遥远，你忽然发现此刻你的身上像秋天的空气一般，绚烂与凋敝并存，热烈与淡漠并存，敏锐与木讷并存。你洞悉身前后浮光掠影的世界的

能力，并不妨碍你陷入对于一株年代久远的向日葵的深深怀念。

气定神闲，一门了不得的艺术！

40岁，一生中多么奢侈的季节！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40岁生命就已凋零，她依凭短暂易逝的生物本能活着，年轻是她唯一的通行证，她在浮华中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像昙花无法不让自己成为昙花那样，顾不上在自己的土壤中储备一些可供日后盛开的养分，当她红颜褪尽、香消玉殒之时，时光轻而易举就把她从人们的视线中掠走了，成为一株被人遗忘的干枝败叶；另一种人，40岁生命刚刚开始，她埋葬并穿越了青春期特有的晦涩哲学的泥泞之路，再一次出生了，她脸孔上岁月的风尘怎么也抵挡不住由她的内心和智慧滋养出来的坦然的光辉，那光辉是一种言辞，透露着她的内容，如同秋天的大地丰沃富饶、层林尽染，如同一个庞大的国家坦荡和自然，就像苍老睿智、意蕴悠远、既凄凉又温暖的尤瑟纳尔的脸，穿越穹隆和浮云，穿越历史和光阴，永远地向我们走来，击中我们年轻的心！她从不曾在光中衰老，她只曾在光中死去，她死去得像睡着一样，那颗沉思疲倦的心脏仿佛只是小憩片刻就会重新年轻地搏动起来……

一个叫做阿特伍德的作家曾说，请问是谁挡住了风？

我不禁自语，请问是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 我究竟在这艘人世 之船上浮想什么

不知别人是否有过同样稚嫩脆弱的成长经历，我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

大约在我十四五岁，也就是李商隐所写的“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的年龄，有一次，我随母亲到火车站给她的一個朋友送行。那时候，我完全是一个不用大人费心寒暄搭讪的母亲身后的孩子。我已记不得当时母亲和朋友是真心地依依惜别，还是客套的热情。只记得，后来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沉闷的鸣笛，那声音在空旷的站台上凄凉地绵延弥漫，夹裹着乍暖还寒时节凉飕飕的小风，剜割在我心上。然后，车身慢慢启动了，客人踏上了火车，向我们挥手告别。再然后，客人挥着手与我们隔窗交错而过，渐渐远去。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忽然就涌了出来，而且莫名地伤感起来。

可是，这个客人，明明是不认识的啊！

我站在那里，又尴尬又不好意思。趁母亲忙着与客人挥手致别的空档，我赶快用手抹掉泪水。

火车又是一声凄凄凉凉的长鸣，抛洒在渐行渐远的空中，远处黄昏的云朵浓彩重墨，似乎饱含着人世间的离愁别绪，我的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又经历了几次同样令我尴尬的场面，我便认定自己不宜给人送行，便坚决地回避了这样的场面。

后来，我知道了我的眼泪为何而流。我是听不得那长长的凄凉的鸣笛

声，那沉甸甸的声音，如同大提琴的低吟，古排箫的泣诉，让人凄迷恍惚。人去心空，距离像岁月一样拉远了，像梦一样融化成一片空茫，散淡难辨，恍若隔世。时光如同攥在手中的沙子，多少人世的生离死别、从此天涯的故事，就这样随风飘散了。

以我当时那幼小的未谙人世且善感多思的脆敏之心，怎能经得起那想象中存在的哀婉曲折、回肠九转的忧伤呢？

预习高考的时候，我和同班一个女同学非常要好。高考分数下来后，我得知自己考上了大学，便欢快地跑到她家。当听到她未被录取的消息时，我难过得眼泪立刻涌出眼眶。她倒是个心思宽阔的人，反过来安慰我，并做出匪夷所思的样子，说：“咦，怎么像是你没考上大学呢？没考上的是我呀！”

正是夏天，我在人家院子里的树荫下流了半天泪。眼前是青藤缠绕的砖瓦房，屋檐下碎草叶在夕阳中舞动，树根草汁散发出芬芳的气味，燕子在窗檐下栖居，麻雀在不远处的土堆上觅食……这一切，都莫名地夸张、煽动了我的伤感，我在自己想象出来的分别中，在夏天的清风缠绕的湿漉漉的展望中，说了好多的分离在即、天各一方的话，好像永别似的。然后，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心境怅然地走回家去。

其实，第二天，我们又一起跑出去玩去了。

一个青春少女的想象的忧伤，是多么的真挚，那泪水又是多么的不可靠啊！

终于，踉踉跄跄走过了那样一个不成熟的青春期。现在，粗砺的现实早已让人处之泰然。像所有的成年人一样，眼泪似乎被岁月蒸发得越来越少了。

可是，有时候，我依然会莫名其妙地沉湎于浮想联翩的非现实场景中。

那天，接近中午时分，我在办公室里处理着案头事务。大楼里忽然有人



从高层跑下来，说地震了，而且，据可靠消息称，待会儿还会有更大的地震。我慌忙收拾书包准备回家。同事说，你家楼层高，咱们这儿楼层低，不如就在办公室里躲地震。我回答说，我家里还有狗狗呢，它怎么办啊？就是死也不能让它在惊恐中四处撞墙，单独遇难啊。

我一边下楼，一边给好友电话通告，紧迫中甚至忘记了互致什么话语。然后，钻进汽车，狠踩油门。

车子在路面上飞奔，一些思绪也在我脑海中的“轨道”上飞奔、漫溢：

……断壁残垣、连绵废墟中，我家的狗狗三三侧躺在折断的钢筋水泥的夹缝中，浑身是血，小嘴半张着，像是倾吐什么。它的身体已经僵硬，一动不动，只有黑色弯卷的毛毛在荒凉的废墟中随风拂动。它那双惊恐万状的大眼睛用力张大，似乎依然等待着我回家……

这个想象出来的虚设场景，令我万分难过。我丢下它，让它在惊恐无助的、无比信赖的期待中死去，怎么可以！我甚至想，倘若大难来临，譬如战争，譬如不可抗拒的天灾，将使我们的城市坍塌甚至湮灭，假若我们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生死未卜，那么，我首先得抱着三三去医院安乐死，让它在我的怀中安然幸福地睡去，让它裹着我的被子将它和它所有的玩具一起安葬，让它放心地感觉到永远和家人守候在一起。然后，再和亲爱的人们奔赴难以预知的生路。我们是理性的成年人，我们情义深重，我们拥有一定的智慧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和变异。可是，三三，它却不能。

我越想越远，居然想到我们的逃生路上。甚至，想起多年前在《犹太教法典》中看到过的一个片断：两个人在沙漠中迷了路，精疲力竭，出路却在远方。这时，仅仅剩下一瓶水是他们活下去的生活资料。倘若分享的话，两个人将会一起死在沙漠中，同归于尽；倘若留给一个人的话，这瓶水将会支撑他活着走出沙漠。在讨论这个情景时，有人说，“宁可两个人都死去，也